

初春多友之萌



YJLai

(鐵橋社長建議的標題：惊心动魄三十天——我在香港以一敌十反统战争全记录)

我的四月多友們開玩笑地要我用十四行詩來書寫此次香港見聞，在此我只能很弱的回應：我之所以從外文系轉行至傳播領域，不是沒有原因的；以及，十四行詩是莎士比亞寫給他情人的，我們不是情人。我們，是一輩子的多聞好友。

路癡在香港

這是我第一次到香港，因為很會迷路，所以第一天抵達，按照指示，拉著行李，從赤鱗角機場搭機場快線到青衣，轉東涌線到荔景，換荃灣線到太子，接觀塘線到九龍塘，從C出口出來右轉後，搞不清東西南北，看不到計程車的蹤影，問了方向，不知距離有多長，賣力地推著我那28吋行李箱，喀拉喀拉的走在達之路上。

好不容易轉進海棠路之後，數著門牌號碼，62、64、68號，這是甚麼鬼打牆情況，66號為什麼不見了？腦中浮現的竟然是Harry Potter電影中的一棟房子，需要魔法才會從一排房子中出現。往回走到一個小坡道入口，一間房子在施工，我狐疑的看著忙進忙出的工人，當中一位對我笑一笑，指向坡道底左手邊入口，我滿頭問號的看著他，他很用力地跟我點點頭...

就這樣，我站在女青雅舍的門口，海棠軒就是女青雅舍嗎？在這樣的疑惑中，我見到了開朗的宋哈哈，接著是暖男胡一百。他熟門熟路的領著我們到又一城吃晚餐和採買，沿路他很熱情的與我閒聊，後來才知道原來碎碎念話說的多又快是他的特徵之一。

我的直覺告訴我，只要有他們，我在香港肯定不會迷路(只會腿廢)。兩天後，我在學校裡的AC2和AC3大迷路，花了將近一小時才踏進CMC，讓我更加確定兩件事：一、我真的是路痴，二、我需要帶路黨。事後證明，四月夥伴中，幾乎每位都是神奇的GPS，除了...以外(請自行對號入座)。



維港的香港島夜景

微信初體驗

我第一次的微信經驗是此次到了香港才開始的，獻給了不少朋友，而且都是朋友專用。我的四月夥伴們，各個都是用圖高手，每次總能在最恰當時機來個最妙的貼圖，我只能負責狂笑和努力把圖貼存檔備用。回到台灣之後，群裏依舊沸沸騰騰的歡樂著。好幾次看著大家的神回覆和神貼圖，我忍不住在高鐵和捷運上笑了，有次甚至是急忙戴上口罩，以遮住自己笑開懷的大嘴。

關於學術

能夠在忙碌的學期中到城大訪學一個月，是無比幸福的事情。

聽C.C.的課、與他討論學術、聊生活。C.C.的學術成就與地位是公認的，多年前閱讀他的著作《大眾傳播理論》時，作夢都沒想到將近二十年後(咳咳)，我能如此近距離的認識本尊，感受他的親切與幽默風趣。C.C.點醒我在教學和研究中的盲點，與大家談論以宏觀的視野看問題、帶著關懷、以合邏輯與審慎的態度追尋解答、廣泛有系統的大量閱讀、紀律的生活...等。



城大邵逸夫創意媒體中心

香港訪學一個月，除了與C.C.密集互動之外，祝建華老師的大數據、假芝云老師的hostile media effect研究、周南老師的學術生涯分享、蔣莉老師的CMC和social network研究、何舟老師對香港媒體的剖析、林芬老師談社會運動、沈菲老師講翻牆與線上論壇、林宛瑩老師的社群媒體與雨傘運動的研究分享、梁勵敏老師的media rituals研究，還有亞洲週刊記者江雁南與鄒思聰分享採訪經驗、明報的鍾天祥總編輯為我們準備的簡報等，再加上與夥伴之間天南地北、深入的學術談話、以及長長一串的必讀書單，如此豐富的學術饗宴，我得以重溫當學生的單純與幸福。

同樣在這個月當中，我在城大做了問卷調查，夥伴們幫我裝訂問卷，宋哈哈、胡一百、穎輝在當中幾天與我一起在各教學樓中發放問卷請同學們填寫，讓我得以在短時間內，回收了足夠的問卷。作問卷和分析數據期間，夥伴們笑說我嘴邊老掛著data和coding，其實是因為，我完全是質化定性研究的門外漢...

無止盡的路途

在香港，不得不走路。我很慶幸自己整理行李時隨手放了一條痠痛軟膏，到了香港之後，幾乎每晚睡前得要抬腿、按摩、加上塗抹痠痛軟膏才能舒緩痠痛指數爆表的雙腳。第一次的震撼教育是胡一百、宋哈哈帶我半天「走」完太子、旺角、油麻地、和尖沙咀的重要景點，看著他們年紀輕又興致高昂，我當下決定就這樣豁出去的一起走吧！後來看著他們二位苦著臉喊腿疼，我其實是有點高興的。第二次，也是大大增進我腳力的就是太平山那段二、三十分鐘的軟腿坡，過程之壯烈，登頂後雙腿發抖、一臉慘白、狂風吹散我的頭髮，樣貌恐怕直逼女鬼，我那時只慶幸還好前一晚買了一雙耐穿好走的球鞋。

我們被稱作「史上最會玩」的多友，現在想來，似乎可以驕傲(完全沒有羞愧感)的接受這個封號。香港歷史博物館、查理布朗咖啡店、香港溼地公園、南丫島、香港中文大學的天人合一、太平山的軟腿坡、紫羅蘭山徑、中環、金鐘、灣仔、九龍的圓方和ICC、西貢的嘴咀島沙灘和地質公園、大嶼山梅窩到貝澳的行山、東薺城名店倉、鑽石山的南蓮園池、迪士尼、海洋公園等，我們走的不是尋常的美食購物路線，而是與眾不同的上山下海特訓營。



南丫島的榕樹灣

行山，應該是歷屆多友們痠疼而甜蜜的回憶，途中與C.C.的談話、張信剛校長的魅力、張宏生老師帶著大家讀張先、辛棄疾的詞、夥伴們之間互黑互開玩笑、相互打氣、拍下一張又一張讓人無限回味的照片、氣喘吁吁走完全程之後的美食大餐，相似的行程中，每屆又有其獨特風味。

一個月下來，我們曬黑、體力變好、身體也結實許多。

我的夥伴們

我的夥伴們很有才。如果只用這句作ending，應該會被他們大肆撻伐。其實他們不僅有才，還很有料，每天，都有不同的料被爆出來。四月多友的故事很多，寫也寫不完，以下以我有限的時間與文字(以及大家閱讀此篇快耗盡的耐心)記錄下來：



大家為師師慶祝開趴；宋哈哈那時在北京，鐵橋在趕來途中。

方師師：我們這屆最有才、最有料的就是師師，是學霸、是女神、是美食/美酒專家、有理工背景、又有人文專業。在四月中得以共享班長成功的喜悅，過程雖然驚險刺激，牽扯了廁所、碎裂的手機、狂奔與剪刀，但結果圓滿，大家藉此開趴品嚐甜點。如果沒有妳和清清，三叉黨以及那個迷幻的夜晚不會存在。同為愛貓人，我們對貓的執著，胡一百是不會懂的。



師師(圖右)與笑得很僵的一百(圖左)

胡馮彬：你是四位暖男之一，也是萬事通，出外旅行跟著你走，就不會迷路，而且沿途絕無冷場(後來才知胡一百封號的由來)，從頭到尾嘰嘰喳喳，保證精采有趣。在西貢時你們以為我迷路(其實我在一旁欣賞海產店展示的活魚蝦蟹)，你拔足狂奔循原路找我；搭計程車要離開時，你從女青雅舍追到小斜坡，只為了送我台灣沒有的好想你紅棗，這麼有畫面的貼心與照顧，我感恩的收下。

李謝莉：清清是文藝古典美人，沈黑黑搶在前頭說了我的心聲，「一襲旗袍，一把油紙傘，碎步在江南煙雨中，最妳了」。早在還沒見到妳之前，看完妳在email群裡回給C.C.的信(之前看到師師的回信就已經夠震撼的了)，我竟興起得要在赴港前惡補一下古書的念頭。我顧著上山下海、逛街購物或偷懶時，妳忙著四處去看戲、聽演講、逛書店，急性子的妳，快人快語，我很喜歡如此真性情的妳。



俏皮的清清

毛穎輝：恬靜的穎輝像是一瓶好酒，與妳一同(快)步在達之路上、地鐵裡、振興經濟、搭船時，聽到妳絮絮說著生活、研究、與人生，每回都驚豔於妳的深度和細膩。特別的妳從新疆來，聽妳介紹新疆進步的都市、草原高山與湖泊、沙漠綠洲、甜到不行的水果、和古城，完全開展我的眼界，不知不覺中，新疆也成為我此生一定要去看看的地方。



穎輝@貓記船上

沈洪：沈黑黑語不驚人死不休的本性是訪學後半段才顯現出來的，每回我和宋哈哈好不容易止笑，妳又補上一語，我們想不笑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任務。在書寫當下，我腦海浮現妳豪邁爽朗的笑聲，因腳傷而忍著眼淚的表情，用如癡如醉的語調說著妳的男神，以家鄉語調朗讀詩詞，聽課時因為肚子餓而一臉放空狀，還有毫不在意地自黑黑人時得意的樣子。



沈洪(圖右)與宋嫻(圖左)

宋嫻：笑點比我還低的宋哈哈是我香港行認識的第一個多友。跟著妳一同上山下海、兩人笑到不顧形象，有人因此跌下椅子，夥伴們無奈地看著我倆的回憶著實無價。聰明慧詰如妳、直爽義氣如妳、溫柔體貼如妳，因為與妳最熟，反而更不知該如何寫妳。如妳所言，我們不說再見，因為，上海訪友，勢在必行。

涂凌波：不知是誰起的頭，後來也跟著大家喊波波，之後變身成為大象哥哥。說波波是青年才俊一點也不為過。對學術的執著與累積，你是最年輕的一員，但有驚人的爆發力；你聊起媳婦兒時的柔情萬水；介紹北京帝都的認真；討論自由與不同政治制度時的神采飛揚；行山時體貼的照顧落後的我們。這只是萬分之一的波波，如你所說，下個路口，再見。



與凌波一起自拍

王君玲：君玲從蘭州來。以往，甘肅對我而言，是歷史與小說中的地方，就這樣活生生地在我面前。不知為何，君玲的形象與敦煌壁畫飛天重疊，美麗而威嚴。那天在南蓮園池的貴婦素齋下午茶，羨煞不少人，我們談自己、家庭、學術工作、生活，有太多的相似，身為女性，我們不停地尋求一種簡單的平衡。我們倆在購物中心一同振興香港經濟的同時，也驚喜的發現共同的品味偏好。



君玲(圖右)和徐沛(圖左)@添好運

徐沛：初見徐沛，溫文儒雅的微笑，其實已經擄獲許多人的芳心，直到沈黑黑直接喊出男神，此封號非你莫屬。你是省話一哥，但句句切中要點。你也是隱性的暖男，背包如同哆啦A夢的萬能口袋：針線，有；治百病的中藥，有；紗布與藥品，有。平時靜靜的你，如同俠客，在大家需要時馬上出手相助。你有張拄著樹幹的背影照，雖然大家笑稱形象崩壞，我卻覺得，男神終於下凡為人了。



鐵橋的OK

葉鐵橋：鐵橋啊鐵橋，你是複雜的集合體。聽你說故事和講段子長見聞，但真假之間，我已經被制約最後一定要問上一句「這是真的嗎？」；明明是認真嚴謹的人，言語間又充滿諧謔，看起來好像不解風情，其實是個柔情似水的鐵漢子。幾乎每回都是你和胡一百帶頭說要好好捉弄照顧台灣來的我，笑說要進行統戰，但最後是否有被我給反攻大陸了呢？

後記：寫完此篇，死了至少三萬個腦細胞，文采沒有，但真誠與大家一樣，滿滿的。